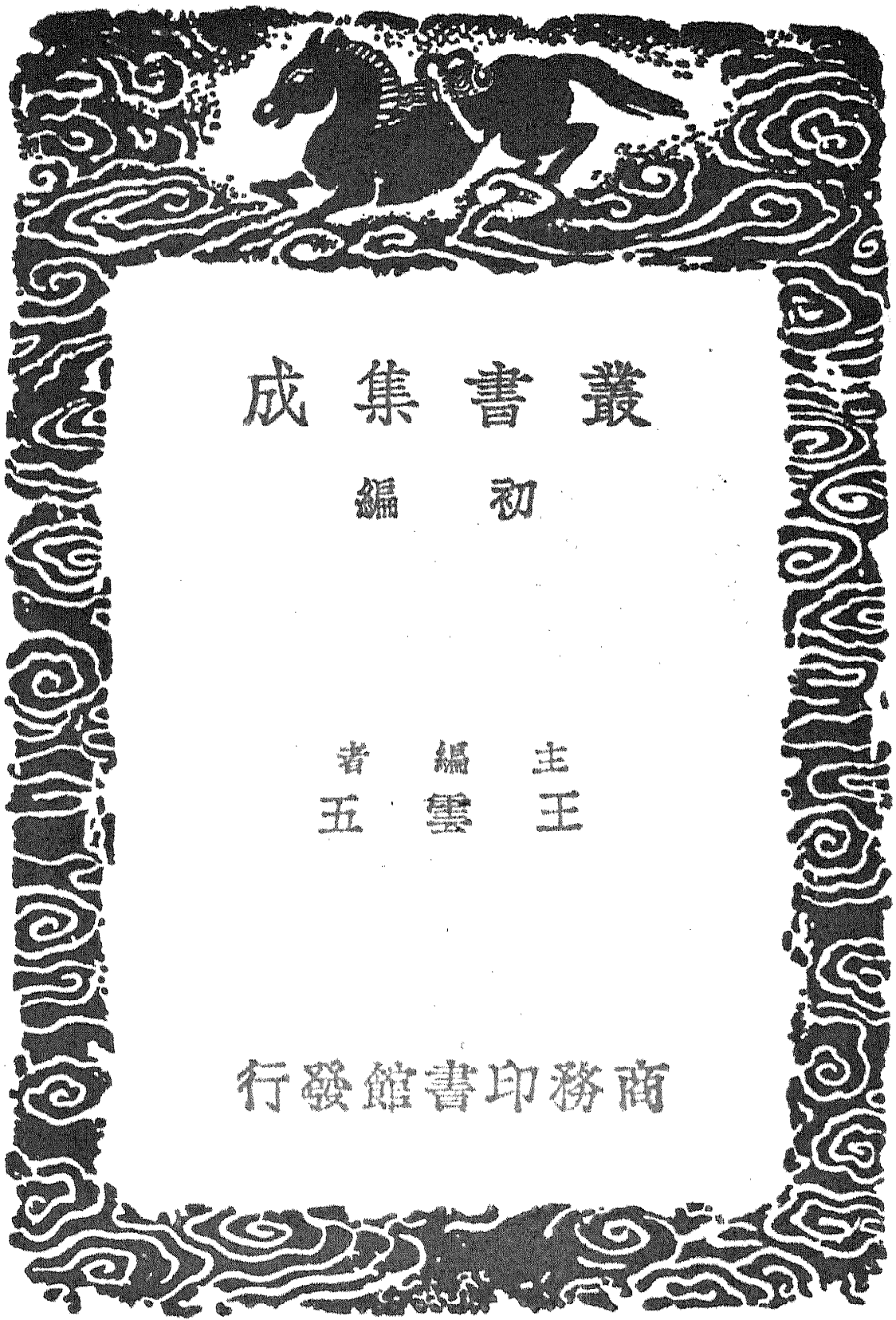


未菰
廬中
札隨
記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筆 隨 中 菰

著 武 炎 顧

菰中隨筆

本館據海山仙館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皆細書劄記。往俟其用意。豈止博聞強記。蘄勝于不說學者哉。身歿後。遺書悉歸于東海相國。然不知愛惜。或爲人取去。此菰中隨筆一冊。余于友人案間得之。視如天球大圖。時一省覽。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隨也。先生所著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余曾在相國處見一帙。言治河事。亦如此細書者。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鼠齧蟲穿。不惟有負于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之月。後學何焯識。

菰中隨筆

清 東吳顧炎武亭林著

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孝武卽位。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南史恩倖傳。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人乃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尙累年而化成。況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牧上佐。乃兩畿縣令。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最。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

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儉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孫樵書褒城驛壁。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輟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掉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蠹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墮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

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醖。當飢飽鮮。囊帛櫝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叅。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路史至和三年。諫官范鎮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材勇智慮。可責之以辦治。乞令久任。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而晉人陰計中吳。則使其將帥屢易。故渾濬得以收功。蓋責任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爲。而卒功業也。

白居易贈友詩云。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政。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者。遷次不遑巡。諸君屈指數。十年十五人。科條日相矯。吏力亦已勤。寬猛政不一。民心安得淳。九州雍爲首。羣牧之所遵。天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誰能變此法。待君贊絲綸。慎擇循良吏。令其長子孫。

晉書諸葛恢傳。爲會稽太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

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宋書劉道產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戊申。制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稍消。頡頏清途。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爲政之始。思厚儒風。軒墀近臣。思備顧問。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任有賊累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考績。著在格言。貞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或得五考。畿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爲成政。道途都吏。有迎送之勞。鄉里庶民。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爲常式。

舊唐書劉祥道傳。顯慶中。爲黃門侍郎。上疏言。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卽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

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

武后時。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

宋史錢若水傳。眞宗時。上言安邊之策。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出則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實錄。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主事王性改任戶部。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豈得盡拘一律。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繇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佐領官不宜部選

漢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之。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時。牛宏爲吏部尙書。高構爲侍郎。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尙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宏嘗從容問於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嘗慮覆治鍛鍊。苦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宏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沈既濟選舉雜議。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

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椽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等之爲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故曰門雖一而不可改也。

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盡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或曰。頃年嘗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爲己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

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往復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爲苟。

杜佑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是故銓綜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與。

宋馬端臨曰。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竝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旣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愔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倖跡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繫於銓曹。

者少得以自達矣。

唐白居易集策曰。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衆。冒資廕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此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濫而成弊。真僞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帥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機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鑑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尙於斯。

通鑑建中元年。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

郡吏當用士人

宋馬端臨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概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者。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矣。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本秦制。高帝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置以爲三老。文帝時。始置常員。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壺關三老茂上書。

有孝弟力田。惠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高后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

有掾史。趙禹以佐史補中郎。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爲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一。有以察廉而爲令長者。尹翁歸是也。舉賢良而爲茂陵令者。魏相是也。有多貲入粟。漢制貲五百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爲騎郎。司馬相如以貲爲郎。孝景詔曰。今貲算十。乃得廉士無貲。不得官。今限貲算四得官。武帝始置武功爵級。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

忠建議請令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爲郎吏道雜而多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爲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李廣在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爲郎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擊匈奴還拜爲中郎馮奉世武帝時以良家子選爲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漢世有大災異有大政事卽下詔求賢良文帝三年以日食詔舉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以諸侯王公卿郡守舉對策遷中大夫武帝以長星見詔舉董仲舒景帝時爲博士至此以賢良對策公孫宏先爲博士後免以賢良對策武帝時舉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舉對策擢爲中大夫魏相朱邑皆以卒史對策昭帝時特詔舉文學高第章帝時大司農劉寬舉魯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不在高第除爲郎安帝時蘇章對策高第爲議郎

有孝廉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爲郎中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以備宿衛無問吏民元朔元年詔令合郡不薦一人者罪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路溫舒爲決曹舉孝廉爲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孝廉舉亦不得宿衛龔勝舉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元朔元年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孝與廉待之蓋有輕重焉順帝陽嘉中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按爲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其後黃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

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種暉傳田歆爲河南尹謂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乃與暉。漢初郡國各舉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有茂才董仲舒傳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武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宣帝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儒林傳曰博士弟子卽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漢舊儀載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科爲郎若使人皆得射策則幾於濫進恐爲博士弟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然王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匡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則明經亦有試。後漢伏恭爲劇令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建武中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則爲吏者亦試經。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

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受業歲課試章帝元和三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有任子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爲郎大抵任子多爲郎次爲太子洗馬宣帝時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劉向以父任爲郎以行修飭爲諫大夫是漢法旣任而復有所決擇初非泛然用之也東漢桓榮之子郁以父任爲郎郁經授二帝時稱其能出傳家而桓焉亦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位至三公

有下詔特舉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其召爲博士者博士蓋秦官秦時叔孫通爲博士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爲博士夏侯勝召爲博士亦有試者張禹爲郡吏久之試爲博士武帝時舉茂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之選

有公府辟召惠帝時曹參擇郡國吏謹厚者爲丞相史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王商爲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以此知五府得辟吏後漢黃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司徒府

有上書武帝初卽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徑報明

罷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爲郎中

有童子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科歌中和樂職官布詩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順帝時左雄爲尙書時汝南謝廉濟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奏拜爲童子郎

有武勇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平帝元始二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帝永和三年又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補試後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唐取士之法

唐取士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升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

有秀才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四等

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亦爲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元稹亦擢明經

有明法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

有明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

有明算。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

有一史。有三史。凡史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白身出身。三史皆通者。特擢之。

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

有道舉。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有童子。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李泌開元中以童子召。元宗登封。劉晏八歲獻頌。奇其幼。時號神童。韓退之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

有俊士進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真卿。韋貫之。裴埴。所習皆舉進士。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

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制舉之名。七十有餘。

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牛僧孺。皇甫鎛。則亦以是進。如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

其他如武舉。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法。不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

再造唐室之功

如任子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

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得人方其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也自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然唯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寶應中楊綰上言進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請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送于省仍自投牒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滅矣是以鄭覃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不可武宗時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其議亦卒不行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歷代相傳治縣職官異同之圖

夏殷周 長 佐 屬

正

周制百里爲縣有縣正

春秋

宰

公

尹

大夫

右縣大郡小故邑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秦

令

丞

尉

長

漢

令

丞

尉

長

斗食

佐史

亭長

三老

嗇夫

游徼

經師

萬戶爲令。減萬戶爲長。百石以下。有斗食。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老。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道邑侯國。曰校。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並置孝經師一人。

後漢

令

丞

尉

長

相

掾史

三老

有秩

嗇夫

亭長

萬戶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卹民。秋冬集課。上計。

於所屬郡國。縣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魏同

晉 令 尉

長

宋 令 丞 尉

長

齊 梁 陳 魏 北齊 後周並同。

隋 令 丞 正

尉

改尉爲正。後置尉。又封爲戶曹。法曹。

唐 令 丞 主簿

尉

正

司戶

司法

經學

博士

助教

令掌導風化。察冤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傳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令焉。丞爲之貳。尉分判衆曹。收率課。武德初。改佐曰尉。尋改曰正。

五代同

宋

令 縣丞 主簿 尉

知縣

監官

砦官

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皆仍隋唐之舊。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

元

達魯花赤

尹 簿 尉

典史

巡檢

明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巡檢

教諭

訓導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燕中隨筆

軍判官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不興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戶部瞻軍酒庫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員

推官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戶三員

百戶三十員

彈壓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一員

宋州設官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巡檢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不與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瞻軍酒庫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州判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各二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各一員

六齋訓導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一員兼管內
勸農營田

縣丞主簿縣尉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各一員兼管
內勸農營田

縣丞二員

主簿縣尉典史各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一員

陰陽學教授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二員

驛提領一員

鎮市巡檢各一員

通典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篇曰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謂之公尹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秦制萬戶以上爲令減是爲長漢則不同應劭曰武帝時縣或數百戶爲令四五萬戶爲長無定率故會稽郡惟一吳縣稱令自餘稱長東漢以來稱令按陳實爲太邱長唐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每里置正一人山谷險阻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唐制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宋史食貨志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

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襍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稷。六曰菽。七曰禱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襍折。八曰絲棉。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襍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遠就近。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亶同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又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

淮南子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趣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通典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均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毋恃厥明則知萬幾政務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辟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窗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展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之道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自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太宰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之首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殷紂之時箕子爲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復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爲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旣因太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太傅周成王時畢公爲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用王陵太保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武王時召公爲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後漢至魏不置晉初復置焉自太師至太保是爲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無其人則闕相國漢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蕭何居之龍丞相何薨曹參代之參薨龍魏齊王以晉景帝司馬師爲相國

晉惠帝時趙王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高祖劉裕順帝時齊王蕭道成並爲相國自魏晉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丞相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爲丞相後又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世趙王倫篡位以梁王彤爲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穎爲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三年以保爲相國睿爲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爲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如故太尉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堯時舜爲太尉官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司徒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宮少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爲司徒堯時舜爲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爲司徒契元孫之孫曰微亦爲夏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漢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司空掌水土事郊祀掌掃除陳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冬官掌邦事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

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都慮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空。大司馬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咎、周殷並爲大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始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及置司空，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攝，以漢無小司徒，而定司馬、司徒、司空之號，並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大將軍，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楚懷王遣三將入關，宋義爲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漢西京以司馬冠之。漢東京大將軍自爲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司馬懿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晉景帝爲大將軍，而景帝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還復舊。晉武帝踐阼，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持節都督，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

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晉世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晉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爲人臣之常器矣。刺史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周改曰口。秦曰監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尙書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條曰。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其二條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譖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譌言。其四條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政令。歲終則乘傳詣京師奏事。成帝綏和元年。改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班詔。聚據追遠詩曰。先君爲鉅鹿太守。迄今三紀。忝私爲冀州刺史。班詔次于郡傳是也。靈帝世。天下漸亂。豪傑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爲益州。幽州牧。其任重矣。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晉江左皆謂

之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尉爲都尉。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晉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拘戶口。江左以丹楊、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偕簿。至今行之。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令。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

錄公

通鑑註。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自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以太傅趙熹。

太尉牟融並錄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卽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中書省

通鑑陳武帝紀。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中朝

漢書劉輔傳註。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

三年喪

漢書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宋明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終歸寧。庶人復除徭役。梁書柳惔傳。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唐制。凡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齊

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其母者。並解官。申其心喪。

郎官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字郎。而光祿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儀同三司

後漢書。鄧騭傳。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

官人久于其職

漢書。宣帝時。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數。同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尙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又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

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黃霸爲潁川太守。許丞老病。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哀帝時。王嘉爲丞相。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上疏言。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者。賜金尉慰。同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曾赦壹解。唯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宣帝興于仄陋。綜覈名實。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拜除如流。動缺百數。送迎煩費。損政傷民。臣愚以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

官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時不能用。

盧植上八事。六曰遵堯。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金石錄。後漢孫叔敖碑陰云。期思長光。視事一紀。漢時令長。有在官一紀不遷者。乃知前世官吏。重於移易如此。不惟吏民免迎送之擾。而士人亦皆安於其職。無僥倖苟進之心。與後世異矣。

凡題刻。唐人必書某號幾年。宋以下多書甲子。亦有不書年號者。今識之。以便等閱。

唐高祖武德戊寅 太宗貞觀丁亥 高宗永徽庚戌 顯慶丙辰 龍朔辛酉 麟德甲子 乾

封丙寅 總章戊辰 咸亨庚午 上元甲戌 儀鳳丙子 調露己卯 永隆庚辰 開耀辛巳

永淳壬午 宏道癸未 中宗嗣聖甲申 武后垂拱乙酉 永昌己丑 天授庚寅 長壽壬

辰 延載甲午 天冊萬歲乙未 萬歲登封丙申 是年又改萬歲通天 神功丁酉 聖歷戊戌

久視庚子 長安辛丑 中宗神龍乙巳 景龍乙未 睿宗景雲庚戌 先天壬子是年又改
太極 元宗開元癸丑 天寶壬午 肅宗至德丙申 乾元戊戌 上元庚子 寶應壬寅 代
宗廣德癸卯 永泰乙巳 大厯丙午 德宗建中庚申 興元甲子 貞元乙丑 順宗永貞乙
酉 憲宗元和丙戌 穆宗長慶辛丑 敬宗寶厯乙巳 文宗太和丁未 開成丙辰 武宗會
昌辛酉 宣宗大中丁卯 懿宗咸通庚辰 僖宗乾符甲午 廣明庚子 中和辛丑 光啟乙
巳 文德戊申 昭宗龍紀己酉 大順庚戌 景福壬子 乾寧甲寅 光化戊午 天復辛酉
天祐甲子

後梁太祖開平丁卯 乾化辛未 均王貞明乙亥 龍德辛巳

後唐莊宗同光癸未 明宗天成丙戌 長興庚寅 潞王清泰甲午

後晉高祖天福丙申 出帝開運甲辰

後漢高祖天福丁未 乾祐戊申

後周太祖廣順辛亥 顯德甲寅

宋太祖建隆庚申 乾德癸亥 開寶戊辰 太宗太平興國丙子 雍熙甲申 端拱戊子 淳
化庚寅 至道乙未 眞宗咸平戊戌 景德甲辰 大中祥符戊申 天禧丁巳 乾興壬戌

仁宗天聖癸亥 明道壬申 景祐甲戌 寶元戊寅 康定庚辰 慶厯辛巳 皇祐己丑 至
和甲午 嘉祐丙申 英宗治平甲辰 神宗熙寧戊申 元豐戊午 哲宗元祐丙寅 紹聖甲
戌 元符戊寅 徽宗建中靖國辛巳 崇寧壬午 大觀丁亥 政和辛卯 重和戊戌 宣和
己亥 欽宗靖康丙午 高宗建炎丁未 紹興辛亥 孝宗隆興癸未 乾道乙酉 淳熙甲午
光宗紹熙庚戌 寧宗慶元乙卯 嘉泰辛酉 開禧乙丑 嘉定戊辰 理宗寶慶乙酉 紹
定戊子 端平甲午 嘉熙丁酉 淳祐辛丑 寶祐癸丑 開慶己未 景定庚申 度宗咸淳
乙丑 帝景德祐乙亥 端宗景炎丙子 帝昺祥興己卯亡

遼太祖丁卯卽位稱元年 神冊丙子 天贊壬午 天顯丙戌 太宗丁亥卽位仍稱天顯二年

會同戊戌 大同丁未 世宗丁未卽位改元天祿 穆宗應厯辛亥十年爲宋太祖之元 景宗保寧己巳

乾亨己卯 聖宗統和癸未 開泰壬子 太平辛酉 興宗景福辛未 重熙壬申 道宗清

寧乙未 咸雍乙巳 大康乙卯 大安乙丑 壽隆乙亥 天祚帝乾統辛巳 天慶辛卯 保

大辛丑五年亡

金太祖收國乙未 天輔丁酉 太宗天會癸卯 熙宗乙卯卽位仍稱天會十三年 天眷戊午

皇統辛酉 海陵天德己巳 貞元癸酉 正隆丙子 世宗大定辛巳 章宗明昌庚戌 承

安丙辰 泰和辛酉 衛紹王大安己巳 崇慶壬申 至寧癸酉 宣宗癸酉卽位改元貞祐

興定丁丑 元光壬午 哀宗正大甲申 天興壬辰三年亡

元太祖丙寅稱帝金泰和六年 丁亥拖雷監國 太宗己丑元 辛丑太后稱制 定宗丙午元 戊申

太后稱制 憲宗辛亥元 世祖中統庚申 至元甲子 成宗元貞乙未 大德丁酉 武宗至

大戊申 仁宗皇慶壬子 延祐甲寅 英宗至治辛酉 泰定帝泰定甲子 文宗天厯戊辰

至順庚午 順帝元統癸酉 至元乙亥 至正辛巳二十七年即吳元年

通鑑書入寇者皆內外之辭非順逆之辭

荊卿生劫一語乃解嘲之辭其實軻劍術疎耳錯處只在未至身三字之間蓋匕首藏於圖中是極短小之物持短兵而與人角逐於殿堂之上其不勝必矣所以反被入創非秦王之用劍賢于軻勢使然也人心一動則神色必異荊軻所以爲神勇者全在臨事時一毫不動此孟賁輩所不及也

留侯籍前箸爲漢王言八不可實無八件正是一時口頭語今千載之下如見當日設問光景若後人作文定加併省便失神矣

陶徵士章蘇州非直狷介實有志天下者陶詩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韋詩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何等感慨何等豪宕至於逢楊開府一詩則少年之才氣與中年之底厲大略可見矣大凡伉爽高邁之

人易與入道。夫子言狂者進取，正謂此爾。

慕容紹宗被髮向北斗爲誓。先人云：必其俗有此。某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向北斗而誓之也。

屈平漁父所見不同，不以察察受汶汶者，其天性然也。雖然不止是也。屈子宗臣也，有與國存亡之義焉。又安得如漁父所云哉？

歐公作桑景傳贊，言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此於宣和海上之盟，洞若目見。

陳勝舉兵，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成方遂詐稱衛太子，意必當時有爲扶蘇、衛太子未死之說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興意必當時有爲成帝有子在民間之說者。吾竊以疑壬午之事。今且二百四十年矣，踵其說者，又撰出亡年譜一書，尤可怪。卽迎入西內一節，記者互異。今則從同而是之矣。雖然，燕太子丹不過禮士慕俠，而一時燕趙慷慨之徒，不平其事，遂有天粟馬角之談。淮南王安不過禮士好奇，而其時之人，亦以爲安不死仙去。又況守文令主，一旦不幸而遭斯難，資侔卜郊，而禍同鹿臺，有心者能無惜之，而爲是不死之論哉？是亦不必深辯也。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卽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間，疑得實其事。正與衛太子同，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內之說耳。竊意建文旣出亡四十載，幸以無恙，亦可以絕意天家，沒身巖岫，復何所

戀而出。託宮西內。長遼海島之娛。歸骨燕山。詎是首邱之志。可疑者一。成方遂之事。人所易知。思恩一奏。未審真僞。何遽令乘傳入京。有司以王禮見邪。可疑者二。載此事者。或在正統五年。或在七年。年分參錯。按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大漸。召閣臣。問朝廷有何大事未備。而士奇對以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宜令史官輯其實錄。何至老佛一事。舉朝晝昧。莫究所終。一若有所深諱。而反出野史之流聞。可疑者三。果能待以王禮。養其天年。又豈不能出建庶人于幽閉之中。而必待天順二年之後哉。可疑者四。然則西內之說。斷乎未可信也。遜國出亡。或有之耳。

鄭漁仲言。作史莫先於表。今觀宋遼金元四史。紊亂殊甚。不先作表。則史未易讀也。夫宋雖正統所在。自建炎以下。與南北朝無異。作綱目者。詳南而略北。使金源一代。可傳之事。並闕不書。殊失溫公之指。比日偶閱四史。因自混一之年。以迄厓山之歲。編成年表。較漁仲尤爲簡略。蓋記事自有紀傳。圖譜簡則易明也。

金自收國稱帝以後。十二年而滅遼。又一年而破宋。何其速也。元自斡難河卽位以後。二十九年而滅金。又四十五年而滅宋。何其遲也。蓋金之宣哀二宗。猶知守國。非天祚荒淫之比。而宋自端平之後。亦尙有忠臣猛將。分扼要害。稍勝靖康時事。而合州旣殂。皇后稱制。未遑遠略。故江南得延數年之命云。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韓世忠京口之戰。只不曾備得無風及火箭二事。遂敗於兀朮。故用兵者。在先識已。

之瑕。而後可以待敵。

熊子蕝言。謂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以戶口數十萬之大縣。而富戶不過千餘。於千家之中。而此數十家者。煩苦又獨甚。其爲國任勞。卽無事之時。宜加愛惜。況今多事。皆倚辦富民。若不養其餘力。則富必難保。亦至於貧而後已。無富民。則何以成邑。宜予之休息。曲加保護。毋使奸人蠶食。使得以其餘力贍貧民。此根本之計。又曰。一邑之中。食利於官者。亡慮數千人。特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若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卽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盧九台告人曰。不肖十分精神。七分調停宰輔臺省。一分消耗簿書期會。其籌兵設策。只二分餘耳。若得五分辦賊。亦不至任彼猖狂。

濫觴言始也。今以爲濫極之義。舛矣。蔽辜言斷也。今訓若一言以蔽之義。舛矣。萬曆以後。士子但讀時文。不知用字所本。且如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非濫極之義也。詩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甫動之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非震驚之義也。薛國觀疏首語。驛遞之濫觴已極。常自裕疏首語。流氛之震疊可虞。傳之史書。可爲笑談。亦恰

是一對。

今人作四六中多用長調。甚至數十字爲一對。不知何以云四六也。昉于陸宣公奏議。蓋論事之文。不拘一體。固然爾。用之表啟。自萬厯中年。夫四六乃文之近體。其變而每下又如此。何論古文哉。士衡四六最勝。中有逸氣。晉宋之文。對而不整。然其氣厚。下此對愈工。而文愈薄矣。徐庾已不及。下而王楊彌不及。宋人四六。則別自一體爾。

南齊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世但知爲王偉元事耳。

世但知蘇武持節匈奴。不知同還者又有馬宏。奉使被拘不屈者三人。蘇武。于什門。洪皓。武在匈奴十九年。什門在燕二十四年。皓在金亦幾二十年。

周永與何允書。竟是一篇戒殺生文。後人立論。總不出此。

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博士庾純議招魂葬一篇。可取看來。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只此八字。可以平天下。今人尙未到子路地位。豈可不終身誦之。

麟士曰。詩邱中有麻。麻衣如雪。禮運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皆古無棉布。績必用麻之證。然亦當如今苧布。練熟者。非凶服麻布之謂也。麻衣如雪。麻衣布衣也。古未有木棉。若用布。自必是麻所成者。凡言麻卽布。

耳。杜詩麻鞋見天子。又肅宗與李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亦不禁白。

晉簡文帝作相。召謝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

玉海言。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肅宗之上元。皆自重一代之號。元朝又重至元。元修之永興。高延宗之隆化。俱史不載。先天永貞。皆內禪之後改元耳。兩後周無年號。

明朝年號。重於前代者四。永樂有三。涼張重華。循州賊張遇賢。方臘。天順有二。金楊安兒。元太子阿速吉。八正德有一。夏崇宗。天啟有三。元灑僧。梁永嘉王莊。陳友諒。崇禎字。出南齊謝超宗南郊登歌。有云史正嘉兆。神宅崇禎。

昔人未卽帝位。有謙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李嵩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蓋云庚子年。丁丑年爾。

晉惠帝時。同時有二孫秀。二王敦。

金貞元元年都燕。正隆六年都汴。大定元年復都燕。貞祐二年復都汴。

國史之書。上之好惡。下之人心繫焉。崇禎十七年。而熹宗實錄未成。亦由門戶方爭。白黑難定。宋自紹聖以蔡卞爲國史修撰。改神宗實錄。而國是始淆。於乎好惡之成。豈不繫乎其人哉。昔人有言。蔡文姬失節。

而在列女。賀知章七十乞鑑湖。而在隱逸。以作史者。失身之人。難退之士也。可不慎與。

永嘉之時。兵革四逼。雒陽孤危。朝議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及漢兵將至。荀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千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然則國家危迫之時。去邪邑岐。未爲非計。特圖之。不可不豫爾。

古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之治民者。必籌兵。而漢之太守。皆自爲將。自古守令將帥之不相爲用。未有如今日者也。

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曹公擊馬超。敵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姚萇每見一軍。輒喜。古人兵機。大略相同。

元朮東下。非知府陳規有米數千石。則劉錡亦不能守。

唐之樞密院。乃是宦者。宋則爲大臣。宋之太監。乃是文官。今則爲宦者。

熙豐之法。有至今不變者。經義也。武舉也。茶馬也。崇觀之法。有至今承用者。鄧洵武之官階也。

孫沔以張禹李林甫斥呂夷簡。而夷簡以爲元規藥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爾。又如文彥博請召還唐介。宋時相臣尙有此。

應奉識車匠於開扇。謝承書楊愔記漫漢于障麴。北齊書

蔡邕書盡與王粲。宋懷方二禮付戚袞。呂元伯叩頭于王慧龍。沐謙委身于司馬楚之。紇于承基不忍于于志寧。

六國首事之時。憂在亡秦而已。而不知劉項之分爭者五年。春陵起兵之日。誅莽而已。而不知赤眉、王郎、劉永、張步、隗囂、公孫述之各據者十二三年。初平起義之時。討卓而已。而不知傽、汜、二袁、呂布之輩相攻二十餘年。而卒爲三國。晉陽舉事之日。患在獨夫而已。而不知世充、仁杲、建德之倫。十餘年而始克平之。是知相因之勢。聖人不能回。而已見之形。非智士之所患也。深思而逆爲之計。豈不在乎識微之君子哉。羣盜之興。天之所以開真人也。王莽之世。劉崇、翟義之倫。旣不能克。不生羣盜。則海內不亂。而真人亦無所憑以出。故新市、平林。爲光武之先驅。及寇剽日久。野無所掠。人窮反本。厭兵愁泣。而太平之兆已開。於是甲齊熊耳。兵散歸田。而天下定於一矣。故盜賊之生。不得不生。其散不得不散。勢有相因。而天心繫焉。繇今證古。則天意若有可知者。申生之縊。韓原之獲。子圉之逃。若此者爲文公也。衛太子之不得其死。孝昭之無嗣。昌邑之不君。若此者爲中宗也。孝成之絕嗣。哀平之短折。王莽之篡代。若此者爲光武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故惠懷之際。國幾亡矣。而君子以爲天之啟晉。居攝之年。漢中絕矣。而誰者以爲天之祚劉。

夫子告子張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於何知之。以理而已。文信國執于元。作詩曰。閔位適在三七間。禮樂終當屬眞主。數十年之後。明太祖起。而其言驗。金仁山作通鑑前編後序曰。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數十年後。明太祖起。而其言亦驗。二子者。一知于宋將亡之時。一知于宋已亡之後。豈有甘德蔡少公之術哉。孟子之知天也。曰。一治一亂。夫子之知天也。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止矣。

漢未絕。則光武中興。漢絕。則昭烈再世。是以功德本乎祖宗。滅秦者秦。非六國。誅莽者莽。非漢兵。是以推戴繫乎民心。才高天下。則漢祖唐宗。才醜德齊。則三國南北。是以戡定在乎人事。五胡蕃鎮。積數十年已成之形。則河山分裂。隋季元終。僅十餘年之羣盜。則不傳其子。是以分合視乎成形。世祖自信於會宛之日。少康基澆於牧正之時。是以大器觀乎人主。

方莽之亡。隗囂曰。漢。鄧曄曰。漢。申錡屠門少之屬。皆曰。漢。其後雲臺諸將。無一人列名其中者。何哉。小則盜賊。大則覬覦。非望本不知天命之歸。而特欲稱名以集衆者也。是以班叔皮。馬文淵。爲見幾之士矣。崑山城中。馬鞍山東隅。向來宿莽幽翳。無登者。崇禎十二三年間。宗伯顧公。疏剔林藪。鑿池劍亭。宛然一園林矣。時先祖聞之曰。昔形家謂此爲龍頭。鑿之非宜。不五六年。遂有屠城之禍。而宗伯亦死事于溫。頃讀宋史。胡文恭公宿。在慶厓間。以蓬萊諸山。居京師東隅。往往取金其中。以致地震。請禁民鑿山以寧地道。

又漢書云。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是以致旱。此皆與先祖之言符合者也。

明封疆之律固嚴。而待死事之臣太薄。且如州縣之吏。或蒞任未久。或兵力不支。與城俱亡。雖無益於邊陲之事。而其人之責則已塞矣。惟督撫大臣。不可以此寬其失地之律。然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古人亦未之苛也。非其人而遣之。則罪在中樞。當其事而擊之。則罪在主者。而死事之臣。自可錄其節。而掩其眚。庶乎平明之論與。

人富則難使也。夫人之輕于生。必自輕于貨也。始古之士大夫。不封殖。不厚奉。視天下之物。無以干其中。彼且不知世利之足戀也。而後可以決然于一死。今且羣天下之士大夫。而莫不愛金。官日尊。而金日益多。金多而愛與之終始。彼又安肯一旦舍此纍纍者而死也。田單。天下之奇人也。能以二城復興齊國。及至封爲安平。奉以夜邑。娛以菑上。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則無死敵之心矣。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絕吭伏劍。不出素封千戶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賤人之輩。嗚呼。富未必富也。生未必生也。古之偷生蒙恥。幸免而歸。爲鄉里所不齒者有矣。未若今之甚也。非特不齒也。破其廬。劫其資。燔其室。而後厭於人心者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後樹怨深。富然後人思奪之。於是覩然面目者。不敢見人。而藏顏有北之鄉。匿影曦光之下。嗚呼。雖悔之何及哉。

李牧爲將。盡用市租。馬隆討羌。身至武庫。

昂畢之間爲天街。其南陽國。其北陰國。

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易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矣。

魏世宗延昌甲午。填星守天江。梁主大發軍衆。造浮山堰以遏淮水。明年填星在天江。而梁堰壞。奔流決溢。

元初。太陰犯填星。熒惑指鈎鈴。皆陵夷城郭之象。於是盡隳江淮城郭。

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注火心星。夏之十月。晨見於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朝見於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亢氏之間。寒露之後。五日朝見。本氏也。寒露後十日。駟房星。建戌之中。駟見火見。霜降之後。定謂之營室。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

韓文公集。送窮文注。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貧也。唐姚合正月晦日詩。年年到此日。漉酒拜街中。萬戶千門裏。無人不送窮。送窮窮不去。相泥欲何爲。今日官家宅。淹留又幾時。古人皆恨別。此別恨銷魂。只是空相送。年

年不出門。

隋文建長安。唐實都之。元人開會通河。明實用之。

宛王賜歸光武。封愼侯。漢中王嘉歸光武。拜千乘太守。至建武十三年。封順陽侯。西平王李通歸光武。封固始侯。鄧王王常歸光武。封山桑侯。皆不得用前更始封爵。楚懷王封高帝爲武安侯。又進爲沛公。及卽位之後。封潁爲沛侯。孝武初。封田蚡爲武安侯。光武建武二十年。徙中山王輔爲沛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是知漢人質直。尙無拘忌。自符堅有龍驤建業之言。遂成姚萇之讖。而唐之中書令。宋之都點簡。遂爲人臣不敢居之官矣。

呂后封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此封宦官之始。

漢高帝甲辰崩。丙寅葬。二十二日。文帝己亥崩。乙巳葬。六日。景帝甲子崩。癸酉葬。九日。

唐自中葉以前。長子皆不得立。高祖太子建成被殺。太宗太子承乾廢。高宗太子忠廢。太子宏暴卒。太子賢誅。中宗太子重俊誅。睿宗長子朱王成器讓位。元宗太子瑛誅。至代宗始以長子踐位。

隋文帝皇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劼上言。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史家載之以爲讖。後萬厯中。尊孝定太后爲九蓮菩薩。

以縣名稱其人者。惟政府爲然。嘉靖中。嚴惟中曰。分宜。徐子升曰。華亭是也。他部院則不稱之。以一縣或

有二三人同朝。難於分別也。唐張九齡。開元名相。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李德裕。天下士推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此卽稱縣名之所本矣。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曉之曰。他文尙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也。李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史記甘羅年十二。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後人誤以爲年十二。爲秦相。作一句。昔人辯之已明。然北齊彭城王浹。答博士韓毅曰。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則南北朝已有此語。

巡撫字。惟天子得用之。唐王勃春思賦。妾本幽閨學歌舞。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齋祭謁甘泉。今歲笙簫祠后土。洪武年間。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亦用此義。後遂以入大臣之銜。後周武帝西巡。幸瓜州。刺史李賢第。詔曰。今巡撫留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隋煬帝紀。仁壽初。奉詔巡撫江南。蘇威傳。持節巡撫江南。文帝紀。遣韋洸。王景。持節巡撫嶺南。南史。袁昂傳。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後周書。崔猷傳。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猷請禁斷。是則嫁娶用樂。其來未久。

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見世風之變矣。喪服小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姓。則書氏。是則婦人之稱氏者。以不得其姓而書之也。今

乃一概曰氏非矣。

柳下惠之妻稱柳下爲夫子。列子之妻稱列子爲先生。

通譜之事在古人卽已有之。唐書張九齡爲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劉三復爲浙西從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沈亞之爲韓尹祭韓令公文曰嘗敍族以姪余謂同源於康子宋黃魯直作黃育字序曰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復以兄弟合宗。

梁夏侯謠去夏稱侯託爲侯景族子唐令狐綯爲相凡姓狐者皆稱令狐有人爲詩以譏之與夏侯謠事相反而實相類。

元時碑多有一行漢字一行蒙古字者惟印文不然予見靈巖寺祖師殿前元碑上有泰安州印乃正篆也。

漢昭帝始元六年七月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壬申從度支奏京城畿內權酒每斛權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昔人以杜詩徵唐時酒價謂每斗直錢三百文若在貞元以後則此三百文者半歸之酒家而半輸之國用也。

後漢書魯恭傳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可見當時學舍寬廣遠方貧生可以將母就業其養士之

制備矣。

唐人除官多有以父名而不拜者。又有前人丁憂。後人親在。避其凶嫌而不赴者。舊唐書杜佑傳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闋授之。佑不行。

元史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

明朝諡不避重。如兩張文忠。兩王文肅之類是矣。若申死節。一時賜諡二十二人。而吳麟徵、吳甘來二人並諡忠節。事同。姓同。諡又同。非別嫌示信之義。亦禮臣之疏略也。

古之善治兵者。營平久駐。湟中月計糧穀。芟蕘數十萬。未見累民。古之善理民者。乖崖甫至成都。卽奏罷陝西米數萬。未聞餒士。古之善養兵者。荊州十年之積。不煩轉運。古之善利民者。內史牛車之輸。不費追呼。

明宣宗時。特著三法。一久任。二不次遷擢。三不限流品。萬曆庚戌。丙辰。用閣臣言。館選隔科一舉。故二科獨無庶吉士。本舊制也。至崇禎甲戌。丁丑。復行之。

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時日耗于趨迎。精神殫于餽遺。卷轄鞠踞。東西奔馳。其難一。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者。躡薦臺省。不者輒以他事中之。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其難二。首尾牽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之患。其難三。官如行馬。僅一過耳。書役爲主。

人官者爲客。則其弊不可得知。知不可得。竟其難四。既責其拊循。而以征輸不及額議罰。既戒其貪墨。而以設處不誤公爲程。

趙槩爲守。而勅縣不得催科。盧坦爲令。而詣府請寬限。

伊尹嚴一介之取。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捷徑。有以己之不廉。成己之不法。亦有以己之不法。成人之不廉。

萬家之邑。必有士夫數十。諂諛相先。侈靡相耀。子女姻亞童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且譁張恣睢。而取必於官。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僕之風。始能建言世廟。陸文定惟有焚香啜茗之致。始能不謝分宜。

茅屋數椽。穰菴百畝。僅給衣食。如吳介肅之高持。剛介寡與。誓不營私。終身不渝。如何文肅之正大。敝裘尙假于人。牝馬亦非己有。如陳茂烈之風紀自持。

漢之能吏。多出掾史。唐節度所辟書記。亦往往入而爲大官。卽明之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以人才登八座。楊士奇。以白衣薦舉。而直綸扉。陶魯。以恩廕而至金吾。黃福。以貢士而爲六卿。胡儼。以鄉舉而爲司成。況鍾。蔚能以吏員而爲郡守。

諸城志。明太祖嘗語侍臣曰。那進士每有學問。著選學官教秀才。那歲貢每曉事體。著選有司牧民。故一

時進士多除教職而歲貢多除縣官洊厯臚仕

巴蜀被文翁之化易議刺爲文章南陽被召父之化易商賈爲本業潁川被黃韓之化轉爭訟爲篤厚魯戈無反日之誠越甲有鳴君之恥

弁髦不用於三加之後芻狗之施於神醉之時

鳥將夕而歸巢蟲向寒而坏戶

韓信豕耳智伯園桃

非常之策陳湯不奏於公卿度外之功班超不謀於從事

虹干燕日電擊齊臺

張霸百二劉炫連山

蛇生林屋之山鹿走姑蘇之館洞庭無三蛇也侯景之亂始有蛇

欲求寶劍須乞豐城爲覓丹砂便求勾漏

移鐘簴於京雒作太廟於臨安

葬梁鴻於要離之側圖延篤於三閭廟中

王陵後至晚封安國之侯馮延遲降僅授曲陽之令

樊宏手疏韋澳親書

陳敬瑄節度三川進秩實始於僭毬李存賢節度幽州先資乃緣於手搏幣帛之禮貴於未將祭祀之誠嚴乎不薦

多儀不享既灌何觀

入止都門既艮坤之闕絕出游江上又巽坎之難期韋蘇州訓李儋詩都城二十里居在外廷之吏謂楚鵠以爲鳥內侍之臣指秦鹿而云馬

好時陸賈尉佗傳山東李白

侯獮貨晉筮史鄭朝賄趙太卜

鹿車先上文偉無難載之容狐貉同行子路有不求之節

常存渡蟻之心且試按龜之手宋祁編竹渡蟻靈樞經手每者可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楚人亡布以爲令尹盜之愚公失駒仲父自引其過

追李峴而穀價平烹宏羊而大雨降李峴爲京兆尹揚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賤無過追李峴南陽之五伯齊名涼部之三明並美五伯見後漢鄧彪傳

燈然董卓之臍烏啄桓元之目

朝多鳴豫之夫。邑有宣驕之士。

時日曷喪。如水益深。

粗通六合之占。頗識五殘之變。

太公擁彗於高皇。仲孺叩頭於去病。

人犧國狗。

烏不烏。鵲不鵲。猶言鵲鷺充廷。馬非馬。驢非驢。漫曰麒麟在藪。

明列輔起家考

永樂七人

解縉。吉水。中書。庶黃淮。永嘉。中。胡廣。吉水。修。楊榮。建安。編。楊士奇。泰和。吳府。審金幼孜。淦

給事中。胡儼。南昌。華亭縣。教

洪熙五人

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見權謹。口口。樂安

宣德五人

楊榮。金幼孜。並見楊溥。石首。編張瑛。邢臺。寧陳山。沙縣。奉化縣。教

正統八人

楊榮楊 溥並見 陳循泰和 曹鼎寧晉 馬愉臨朐 苗衷石遠 高穀興化
士乙張益吳縣 庶吉未

景泰九人

陳循高穀 並見彭時安福 修商輅淳安 俞綱嘉興 鄒府審江淵江津 編王一靈
仙居吏部詹鎡泰和 編王父東鹿 御

天順八人

彭時見 徐有貞吳縣 庶吉許彬寧陽 庶吉薛瑄河津 御李賢鄧州 吏部呂原秀水 編
岳正潮縣 編陳文廬陵 編

成化十人

彭時商輅 李賢陳文 並見萬安眉州 庶吉劉定之永新 編劉珣壽光 庶吉
劉吉博野 庶吉彭華安福 庶吉尹直泰和 庶吉

宏治六人

劉吉見 徐溥宜興 編劉健洛陽 庶吉邱濬瓊山 庶吉李東陽茶陵 庶吉謝遷餘姚 修一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謝遷並見焦芳泌陽庶吉王鏊吳縣編楊廷和新都庶吉劉宇禹州上海縣知

曹元含山工部劉忠陳留庶吉梁儲順德庶吉費宏鉛山修靳貴丹徒編楊一清丹徒

壬蔣冕全州庶吉毛紀掖縣庶吉

嘉靖二十人

謝遷楊廷和費宏楊一清蔣冕毛紀並見袁宗皋石首興府石瑤藏城庶

未賈詠臨穎庶吉翟鑾諸城庶吉張孚敬永嘉南京刑桂夢安仁丹徒縣方獻夫南海庶吉

李時任邱庶吉夏言貴溪行顧鼎臣崑山修嚴嵩分宜庶吉許讚靈寶大名府張璧石

辛吉士張治庶吉李本庶吉徐階庶吉袁煒庶吉嚴訥庶吉李春

芳興化修郭朴安陽編高拱新鄭庶吉

隆慶八人

徐階李春芳高拱並見陳以勤南充庶吉張居正江陵庶吉趙貞吉內江庶吉殷士儋歷

庶吉士高儀庶吉辛丑

萬曆二十人

張居正^{上見}呂調陽^{臨桂編修庚戌}馬自強^{同州癸丑}張四維^{蒲州癸丑}余有丁^{鄧縣編修壬戌}申時行^{吳縣編修壬戌}王錫爵^{太倉編修壬戌}許國^{歙縣編修乙丑}王家屏^{山陰編修戊辰}陳于陞^{南充編修戊辰}趙志皇^{蘭谿編修戊辰}張位^{新建編修戊辰}沈一貫^{鄞縣編修戊辰}朱廣^{山陰編修戊辰}鯉^{歸德編修乙丑}于慎行^{東阿編修戊辰}李廷機^{晉江編修癸未}葉向高^{福清編修癸未}吳道南^{崇仁編修己丑}方從哲^{德清編修癸未}

秦昌三人

方從哲^{上見}劉一燝^{南昌編修乙未}韓爌^{蒲州編修壬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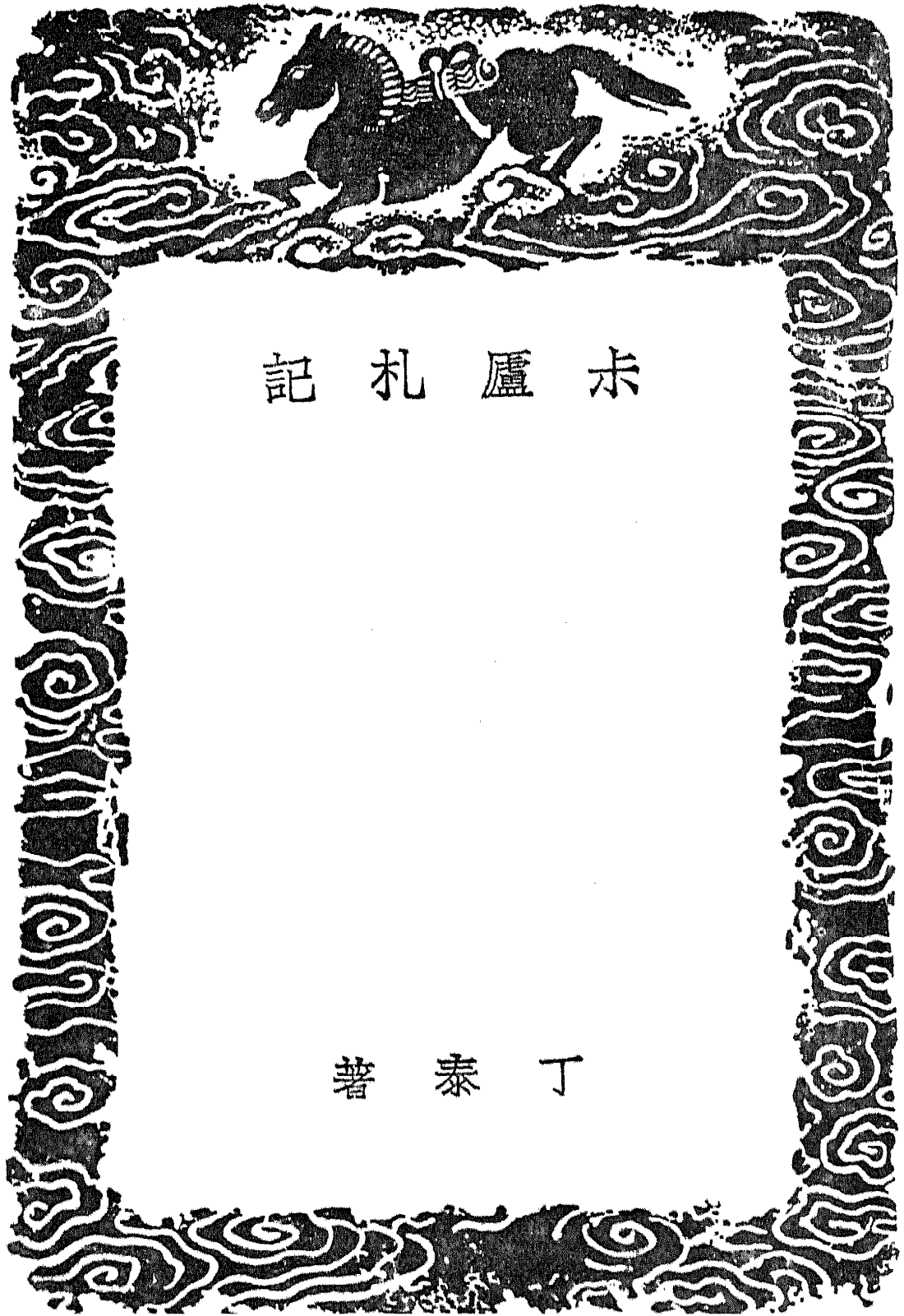
天啟二十一人

葉向高^{上見}方從哲^{上見}劉一燝^{南昌編修乙未}韓爌^{蒲州編修壬辰}何宗彥^{隨州編修乙未}孫承宗^{高陽編修甲辰}沈淮^{烏程編修壬辰}孫如游^{餘姚編修乙未}史繼偕^{口口編修壬辰}周如磐^{莆田編修戊辰}丁紹軾^{貴池編修丁未}朱國祚^{秀水編修癸未}朱國禎^{烏程編修己丑}朱延禧^{聊城編修乙未}魏廣徵^{南樂編修甲辰}馮銓^{涿州編修癸丑}顧秉謙^{崑山編修乙未}黃立極^{元城編修甲辰}張瑞圖^{晉江編修丁未}李國擢^{高陽編修癸丑}施鳳來^{平湖編修丁未}

崇禎五十人

韓爌^{上見}孫承宗^{上見}黃立極^{上見}張瑞圖^{上見}李國擢^{上見}施鳳來^{上見}來宗道^{蒲山編修甲辰}楊景辰^{晉江編修癸丑}李標^{大名編修丁未}劉鴻訓^{長山編修癸丑}周道登^{吳江編修戊戌}錢龍錫^{華亭編修丁未}成基命^{大名編修丁未}周延

儒宜興修何如龍桐城庶吉錢象坤會稽庶吉溫體仁烏程庶吉吳宗達武進編鄭以偉上饒庶吉
徐光啟上海庶吉錢士升嘉善修王應熊巴縣庶吉何吾騁香山庶吉文震孟長洲修張至發涪川縣
辛林同安編孔貞運句容編黃士俊順德修賀逢聖江夏編冠進賢縣劉宇亮綿竹庶吉
薛國觀韓城推楊嗣昌武陵數程國祥歙縣知方逢年遂安編蔡國用金谿中范復粹黃縣推姚明
恭蕪水庶吉張四知贊皇庶吉魏炤乘潯縣知謝陞縣知陳井研庶吉蔣德璟晉江庶吉
黃景昉晉江庶吉吳甦興化知魏藻德通州修李建泰曲沃庶吉方岳貢麻城主范景文吳橋推
邱瑜宜城庶吉



記 札 廬 未

著 泰 丁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未廬札記

清 平湖丁 秦履叔 箸

幽人

虞仲翔解履九二云。履訟初變爲兌訟時。二在坎獄中。故曰幽人。孔氏經學卮言曰。左氏傳。遂幽其妻。惠氏九經古義引荀子。公侯失禮則幽。古刑法。囚謂之幽。并云。今學者輒目高士爲幽人。非也。按魏志管甯傳。明帝詔青州刺史曰甯。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尙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義。據此。則三國時卽以高士爲幽人矣。

騶虞騶吾騶牙

困學紀聞解頤新語。文王以騶牙名囿。墨子。成王因先生之樂。命曰騶吾。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按漢書吾邱壽王。說苑及兩都賦序俱作虞邱壽王。漢志金城郡有允吾縣。廣韻入麻韻。讀如牙。虞吾牙三字同紐聲近。古多通用。虞轉而爲吾。吾又轉而爲牙也。

九皋

札樸。鶴鳴于九皋。韓詩章句。九皋九折之澤。論衡。鶴鳴九折之澤。馥謂九折者如九折之阪是也。澤不得

言折。二澤字並當作皋。皋乃臯之正體。隸作臯。因僞爲澤。按學林前漢地理志。河南郡成皋縣。河內郡平皋縣。後漢郡國志。河南有成皋縣。河內有平皋縣。在前漢書用皋字。後漢書用臯字。說文皋字下從𠂔。𠂔亦作丰。皋字或作臯。於偏旁之義皆不失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後漢書用臯字。字書臯。羊益切。又尼輒切。伺視也。其字从目从𠂔。蓋𠂔音聶。其字形與其音其義皆與皋不同。臯之爲義澤也。因其有澤之義。故變臯爲皋。以澤从臯故也。雖云假借。實失其義。史記天官書曰。其邑大圜黃澤。裴駰注曰。澤音澤。蓋司馬遷變澤爲澤。故范蔚宗以臯臯二字通用之也。今以偏旁推之。諱棹嶧鶡與夫譯擇嶧鶡。音與義皆異。不可通假。章北亭集曰。左傳澤門之哲。毛詩縣正義引作臯門。此則臯澤借用之一證也。

小弁

詩小弁。趙注孟子謂尹伯奇詩。論衡亦云。伯奇被放。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按困學紀聞。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秋槎雜記云。說苑原注據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李善注引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則伯奇以讒而死。非放逐。安得作小弁詩。

斂髮無鬢

鄭注鬢髮也。毋垂餘如髮也。鬢或為肄。釋文肄餘也。按詩汝墳伐其條肄。毛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傳襄二十九年傳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杜注肄餘也。子大叔所謂夏肄。鬢肄聲近借用。

貌執夷

曲禮疏釋文孔安國云貌執夷反。虎屬書牧誓尙桓桓如虎如貌。傳無反字。按郭璞尔疋注陸氏詩疏以執夷為貌別名。禮疏反字乃後人妄加。抱經堂刊本釋文不誤

為其拜而夔拜

鄭注夔則失容節。夔猶詐也。釋文挫也。正義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按此而字當作如字解。

戰于郎

鄭注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桓四年經公狩于郎杜注郎非國內之狩地按左氏傳作戰于郊公羊而文俱作郎。鄭氏謂郎魯近邑是郎即在郊。故傳記異文而同一事。公羊桓四年疏云郎邑在郊內故左郊之戰檀弓謂之戰于郎也。

禮不諱嫌名

鄭注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是也。正義禹與雨音同而義異邱與區音異而義同。此二者

有嫌疑。邱與區有同義嫌疑。按邱區雙聲。正是同音。釋名云。九邱。九區也。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施也。荀子大略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楊倞注。器名。區者。與邱同義。匡謬正俗。三古語邱區同聲。陸元朗釋文云。邱與區並去求反。孔氏以爲音異。失之。

其言明且清

洪容齋三筆。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鄭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文云。從弟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攷文選。張華答何邵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按王伯厚藝文志考證云。隋唐志子思子七卷。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所存子思子無之。不知善何所據。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按容齋見茂先詩。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二句連文。遂謂記昔吾有先正等句爲周任作。故是臆說。李善注引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爲子思子詩。則善以緇衣爲子思子作也。據釋文引劉瓛云。則緇衣爲公孫尼子作。攷舊唐書載漢書藝文志攷證亦載約說。善注與約說正合。茂先詩上文云。忝荷既過任。又曰。責重困材輕。此卽周任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意。故下直接云。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也。明且清。暗指周任陳力就列之言。善注引論語以實之。深得茂先詩意。洪氏謂注不及周任遺規之義。似未曾善指。孔疏指爲逸詩。與陸氏同。

慮事

左傳宣十一年傳。令尹蔦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杜注。慮事。謀慮計功。按謀慮之謀。宋本岳本足利本俱作無。姜氏宸英和記亦引作無。玩正義從正義。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則無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釋文慮無爲是。正義。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則無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釋文慮如字。一音於力反。廣雅云。無慮。都邑也。按邑字乃凡字之誤。疑後人妄改。抱經堂本不誤。按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戮詐而已矣。楊倞注。慮。大凡也。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顏師古注。亡慮。大計也。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顏師古注。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下文云。宗室子孫慮莫不王。語意正同。後漢書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林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注。謂諸園林都凡制度也。廣雅釋訓云。揚榘榘榘。提封無慮都凡也。周髀算經。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注。無慮。粗計也。一言之曰慮。合言之曰無慮。無慮疊韻字。總度事情。謂之無慮。總計物數。亦謂之無慮。亡慮慮也。皆都凡之意。孔氏正義謂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似未明慮事之義。

農力

左傳襄十三年傳。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杜氏無解。按農力謂厚力也。解如農用八政之農。鄭注。洪範云。農讀爲醴。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此處相對爲文。農力與尙能相對。猶下文稱其功與伐其技相對也。俗師作力農解。非是。又按廣雅。農。勉也。近見王先生疏證云。農猶勞也。語之轉耳。

洪範農用八政。勉用八政也。呂荊農植嘉穀。勉植嘉穀也。管子大匡篇。用力不用農。有罪無赦。厚用其力。正所謂勉力也。解得相通。故並錄之。洪氏亮吉左傳詁曰。宋本作展力。石經初刻亦作展。皆不足據。

申包胥包驕冠子作廙。集韻作鮑。

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楚冒勃蘇。贏糧潛行。文選注引國策作樊。樊即勢之轉。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左氏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困學紀聞曰。楚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楚冒之裔。楚之同姓與。莊氏述祖云。申包胥。楚之公族。楚之先蚡冒。其後爲蚡冒氏。按秦庭乞師。左氏定四年傳及淮與黃氏。丕烈國策札記曰。申包胥爲蚡冒氏。猶闕子文之言若敖氏也。南子脩務訓。俱作申包胥。則勃蘇即包胥矣。史記集解引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惟包胥爲蚡冒後。故服氏以王孫稱之。申是其封邑。史記秦紀正義以爲封於申。包胥與勃蘇音近。可以通借。包之爲勃。猶庖羲之庖。轉爲宓也。胥之爲蘇。猶姑胥之胥。轉爲蘇也。至梁氏人表攷引錢宮詹說。謂冒乃篆文申字之誤。楚字疑後人妄加。洪氏左傳詁謂楚與申同音。包字急讀。卽爲冒勃。似俱未確。

媚竈

日知錄卷七解此云。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卽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按三國魏

志十六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畿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據此則以寵比權臣其說舊矣

求善價而沽諸

惠氏論語古義曰蔡邕石經沽作賈段氏說文注引石經同按劉氏履忬秋槎雜記曰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僞與實詐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出授賈人注賈人將行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况鬻之乎左傳昭十六年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段氏曰賈者凡買賣之稱也酒誥曰遠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假借字也引申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

君子居之

集解引馬融曰君子所居則化後漢書東夷傳云東方曰夷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章懷太子注引山海經君子國衣冠帶劍前漢書地理志與此文意略同論語緯摘哀聖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說文解字云鳳出於東方君子之國山海經九海外東經君子國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淮南子墜形訓東方有君子國高誘注曰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據上數說則子之所稱君子

者。卽指東夷俗禮讓之人言之。非自謂也。翟氏晴江曰。東方所居。能有如是之國。何可概謂其陋。不必以化夷爲夏泥言。

博學而篤志

集解。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皇氏義疏。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錄之不忘也。後漢書帝紀三。章帝建初四年詔曰。孔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李賢注。篤。厚也。志。記也。言人能博學而厚識之。按識志古通用。博學篤志。猶曲禮所云博聞強識也。不得與志於道志字同解。又前漢書劉歆傳。傳曰。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注。論語子貢之言。志。識也。按蔡邕石經亦作志述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禮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邱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春秋僖二十四年傳云。以志吾過。又昭四年傳云。且曰志之。十三年傳云。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俱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賈公彥曰。古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何晏。晉人。改志爲識。而古文遂不可攷。

食饘而餽

朱子注。饘。飯傷熱濕也。餽。味變也。按傷熱濕者。本其致餽之由言之。非二事也。尔疋云。食饘謂之餽。

戴蓋

元李冶敬齋古今疑卷二經類云。孟子兄戴蓋祿萬鐘。戴蓋祇是乘軒。孔氏經學卮言云。蓋既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天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矣。按孫宣公孟子音義上。戴蓋。丁張並音蓋。水經注引孟子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祿萬鐘。仲子非而不食。無蓋字。路史國名紀曰。陳仲子兄戴盍。翟氏曰。合音義。路史觀之。似舊人有以蓋連兄戴讀者。

澆淅

西溪叢語。孟子言去齊接淅而行。淅。漬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慎說文引澆淅而行。澆。其兩反。灑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澆淅。唐本作澆字。按說文水部。淅。汰米也。从水析聲。澆。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孔子去齊。澆淅而行。玉篇。澆。巨仰切。乾漬米也。澆也。廣韻三十六養。澆。乾米之兒。段氏曰。萬章之作接。當是字之誤。

山陰沈容之官中書。聞其前輩稱丁履未錢劍生二君之學。來詢余。余知履未名。未見其書。劍生名協和。上虞人。撰有周易映義、論語映義。槩而未成。又以秀水朱氏彝尊風懷詩。莫知其旨。率雜譚言。罔其本事。召講學徒大詬。別爲注數萬言。余少時曾屬錢次公求之其家。甚闕不以示人。同治庚午。忽於友人處見未廬札記。因假歸示容之。容之遂手寫二本。以一畀余。履未書當不止此也。今容之歿已九年矣。每展遺卷。念之悽愴。先是余得汪孟慈太守家大戴禮記正誤彙本。中有劍生手校。夏小正凡十七條。二君皆余鄉人。然所見者。僅此而已。孤陋寡聞。慙恨何極。光緒六年四月。會稽趙之謙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菰中隨筆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D 七二六

刑

